佛教的素食與肉食（四）

藍紹源

四、中國佛教素食緣起

然而，當佛教傳入中國演變爲大乘佛教以後，素食主義卻又再次被僧衆提倡、並奉爲圭臬；強調食衆生肉等同於殺生，且由於衆生平等的預設立場，即便是食用畜生肉，其意義如同食用自身甚至家人親屬血肉般，是爲愚癡殘忍之行。

對於大乘佛教轉向素食主義的關鍵，我們可從佛教內部與中國社會背景兩方面進行探討。首先就佛教內部教義而言，大乘佛教不同於早期佛教修道追求個人解脫的終極目的，而開始強調解救衆生出離生死的「菩薩道」，而菩薩道的修行關鍵即在於倡導修行者培養內在的「慈悲心」，基於慈悲的的核心思想，能主動地關懷一切有情並戒除有害於衆生的行爲，因此戒除肉食乃大乘佛教於關懷衆生的立場下及保護修行者精神品質的規範；另一方面，中國於佛教傳來以前，傳統上已有著崇倡素食的意識，其原因大多與齋戒禁欲相關聯，被視爲一種展現道德高度的行爲，這主要奠基於肉食的價值性之上，於大多數人無法負擔肉類食物的狀況下，素食可說是反對奢華、清心寡慾以修身的德行，最終在梁武帝頒布〈斷酒肉文〉制定戒除肉食以護生的規範後，以雙方素食理念相輔相成爲契機，使大乘佛教對於僧團生活戒律進行改革。

在轉以菩薩道作爲修行實踐後，大乘經典中頻繁地強調慈悲爲懷的概念，對於肉食與殺生的議題，大乘經典開始強調兩者間的因果關聯，明確地指出食肉敗壞慈悲心的養成：

>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一切衆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衆生肉，食肉得無量罪。若故食者，犯輕垢罪。[1]

除了提及食肉斷慈悲種子有害於修行之道，惡行使衆生心生恐懼而遠離外，其餘原因還有：己身與衆生皆

生於六道輪迴，其中因緣生死流轉甚至曾有親緣關係，因此眾生肉猶如親人血肉；[2] 一切肉皆生於雌雄膿血和合，實為不淨；[3] 修行菩薩道者需以慈悲為懷、善行立信，而食肉則讓眾生對其道德意識產生疑慮，[4] 並將引起惡徒趁機抨擊，毀壞佛法僧三寶的威信；[5] 一切肉無不是自死屍割下，既然常人對於屍體皆不願觀看、聞嗅，甚至放入口中嚼食，那麼又為何食肉呢？[6] 酒肉葷辛將害禪定不成，為專注於修行求得解脫，應當遠離一切欲望來源；[7] 食肉對於身心有不良影響，使人心神不寧多惡夢；[8] 食肉帶來的貪欲與業力將使人受生為肉食禽獸，造下更多惡業而不斷生死流轉於惡道之中；[9] 由於殺生無非是為求利求欲，眾生不食肉則不會有市場需求，此等惡行自然得以消停。[10]

上述戒肉食源由所採取的立場，除了影響身心、不利修行及有害僧團威信外，更多的是立基於佛教眾生平等、因果輪迴等世界觀進行論述，可觀察出大乘經典對於戒除肉食的討論，與早期佛教在此議題注重世俗效應的特徵有所不同，其更帶有強烈的宗教特質，並且更出現對立於早期經典的論述，例如《入楞伽經》對於三淨肉的概念進行修正，論述佛陀並非宣稱食用三淨肉無過錯：「**三種名淨肉，不見聞不疑；世無如是肉，生墮食肉中。**」[11] 因為世上根本沒有合乎「三淨」條件的肉食存在，殺生取肉無非是為食用者而行之，凡取用者皆是強化供需關係、牽連其中，何「三淨」之有？由此可觀察到近似前文蔬食主義者推論的特徵－即使屠戶宰殺牲畜並非為了提供肉品給特定的某消費者，此時這個缺席「消費者」的身份暫時保留，然而一旦我們參與了其中一項產業、商業的行為，則相當於填補了之前「消費者」的空缺，與源頭的殺生行為有著連帶關係因而同樣需承擔責任。是故，以三淨肉作為支持肉食行為的論述是不正當的，這曲解了佛陀教誨的本意。

大乘佛教轉向素食主義的另一關鍵，則是梁武帝制定的〈斷酒肉文〉，其重要性在於運用政治力量徹底地規範僧人實踐素食生活，甚至推廣至一般百姓，違者以法律制裁。此外，素食主義也與當時中國社會的要素相符合，首先是與儒家理念有重合之處，由於肉食被視為享樂的象徵，相反地，齋戒茹素則有清心、誠敬的含意，因此素食實踐有著高度道德意義；再者，肉在當時農業社會背景下仍為奢侈品，消費者多為上層社會人士，因此素食不僅符合產業結構，更能降低社會負擔；最後則是關於僧團的經營模式，當時的僧團多受信徒供養、作息於寺院之中，且不少寺院實際上具有相當的經濟能

力，對比於早期僧團隨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中國的寺院應當有能力自給自足、落實素食生活才是。[12]

綜上所論，可知大乘佛教基於菩薩戒的緣故，擁有提攜、普渡眾生的理想，是故較以往佛教的傳統強調對眾生的關照與慈悲心；在經典與戒律內容中，著重於闡明一切有情同生於因緣和合、皆具備成佛向善的可能性基礎，進而引出修行者的同情共感以觀待世間眾生，因此在論述結構上，大乘佛教相對於早期經典以理性分析修行規範的立場，更加偏重於感性層面的論述，藉由令人感同身受、心生不忍等效應，擴展主體內在的道德情感。而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國的僧伽多受信眾供養而居住佛寺之中，已與早期僧團狀況有所差別，其經濟狀況應足以使其改以實踐素食生活，這僅剩下選擇與否的問題，無法再以遷就現實狀況爲由而食肉。

縱使大乘佛教的素食生活與過去提婆達多的主張有所重合，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其中目的與動機的差異，不能僅從形式上的相似，就斷定兩者意識內涵全然地等同。大乘佛教提倡素食並非爲凸顯自身的道德優位，也並非以此作爲爭權奪利的政治手段，而是基於菩薩道的立場，藉由經論要求戒除肉食，建立信眾與一切有情的情感連結，促進慈悲心的養成，使其發自內在地入世行善、度化眾生。儘管大乘經典因此較偏於訴諸情感的論述，但考量其立意動機與佛教倫理學的道德內涵，這樣的素食主義並非錯誤，且具有特殊意義。（未完待續）

註釋：

1. 《梵網經》卷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〇〇五中。
2. 「大慧！我觀眾生輪迴六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迭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為眷屬，以是因緣我觀眾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貪肉味迭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一中。
3. 「復次，大慧！菩薩應觀一切是肉，皆依父母膿血不淨赤白和合生不淨身，是故菩薩觀肉不淨不應食肉。」《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十六〉，《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一下。
4. 「復次，大慧！菩薩為護眾生信心不應食肉。何以故？大慧！言菩薩者眾生皆知，是佛如來慈心之種，能與眾生作歸依處，聞者自然不生疑怖，生親友想善知識想不怖畏想，言得歸依處得安隱處得善導師。大慧！由不食肉能生眾生如是信心，若食肉者眾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

菩薩為護眾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二上。

5.「復次，大慧！我諸弟子，為護世間謗三寶故不應食肉。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眾生肉，猶如羅剎食肉滿腹醉眠不動，依世凡人豪貴勢力覓肉食噉，如羅剎王驚怖眾生。』是故處處唱如是言：『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淨行者？』無法無沙門無毘尼無淨行者，生如是等無量無邊惡不善心，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為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肉。」《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二上。

6.「復次，大慧！菩薩為求清淨佛土教化眾生不應食肉，應觀諸肉如人死屍，眼不欲見不用聞氣，何況可嗅而著口中，一切諸肉亦復如是。大慧！如燒死屍臭氣不淨，與燒餘肉臭穢無異，云何於中有食不食？是故，大慧！菩薩為求清淨佛土教化眾生不應食肉。」《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二上-中。

7.「復次，大慧！菩薩為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當捨憒鬧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趣得存命繫念聖道不為貪味，酒肉葱韭蒜薤臭味悉捨不食。大慧！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滋味酒肉葷辛得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二中。

8.「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為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二下。

9.「大慧！食肉眾生依於過去食肉熏習，多生羅剎師子虎狼豺豹猫狸鴞梟雕鷲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三上。

10.「大慧當知！食肉之人有如是等無量諸過，不食肉者

即是無量功德之聚。大慧！而諸凡夫不知如是食肉之過不食功德，我今略說不聽食肉。大慧！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若無可食處處求買，為財利者殺以販賣，為買者殺，是故買者與殺無異，是故食肉能障聖道。」《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三中。

11. 《入楞伽經》卷八〈遮食肉品〉，《大正藏》第十六冊，頁五六四中。

12. 嚴耀中著，《佛教戒律與中國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二四一。

紐約籌備成立佛教小學

【本刊訊】紐約伍德斯托克市，將在今年九月設立以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為主的小學教育—中道學校（The Middle Way School），這是一所不分教派的學校，課程架構以佛教倫理為主，並包括佛教的禪修。自今年秋天開始，將從幼稚園、小一和小二課程開始，逐步向各年級落實佛教教育，最終將貫穿十二年教育。

中道學校成辦的關鍵，是由宗薩欽哲仁波切成立的宗薩基金會推動，其目標是希望能成功建立一所以佛教教育為主的學校，藉由其成功發展模式，向全球複製推行。籌備處執行長瓊斯（Noa Jones）接受訪問時表示，佛教學校的成立，是在補足教育中欠缺佛教教育的這一大塊，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完整的佛教學校，這所學校，將會以致力於引導學生認識本有的佛性為目標，而不是為他們填充知識。雖然人們普遍抱持一種刻板印象，認識佛性是成人而非孩童的事，但宗薩欽哲仁波切早已經向計畫的參與者說明，在幼童階段落實佛教教育，是要為他們掃除證悟的障礙，因此，鼓勵他們好學、發問、探索將會是其中的重點。

同時，相較於基督宗教或猶太教學校中，宗教課程係採取與世俗課程分離的宗教經典課程，中道學校目前並不打算開設分離課程，而是將佛教哲學整合到所有的學校生活中，但針對十六歲以上的學生，將會開設類似藏傳佛教的哲學課，並授以禪修、觀想等。此外，科學相關課程也會與阿毗達摩整合。再者，該學校也主張在嬉戲中學習，甚至宗薩欽哲仁波切主張，嬉戲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學校中未來的教師是專業教師為主，特別是幼稚園及低年級生，並不會由出家人擔任教育，出家人的角色是輔助性的，教師本身將會是佛教的實修者。

目前該校已經有將近七十人準備入學，成為這所佛教小學的第一批新生。